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同 / 心 / 小 / 说 / 馆

- ◎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推荐读本
- ◎ 第一部正面表现北京地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

西山 抗日游击队

非虚构小说

韩春鸣 著



同 / 心 / 小 / 说 / 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山抗日游击队 / 韩春鸣著. —北京:

ISBN 978-7-80716-343-3

西山

抗日游击队

西山抗日游击队

韩春鸣 著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6号

邮编：100010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山抗日游击队 / 韩春鸣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16 - 743 - 3

I. 西…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363 号

西山抗日游击队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6 号楼 303

邮 编: 100010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6525175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春鸣同志请我为《西山抗日游击队》一书的出版写个序，用他的话，我对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最为了解。我问为何不请一位老前辈或是在位的领导写序呢？他讲：这本书里涉及很多老领导老前辈，请哪一位作序好像也一时难定，索性还是请一位对此类题材史料感兴趣并相知的朋友，反而更能说明一些问题。于是勉为其难，拣我所知道的谈一谈。

《西山抗日游击队》是春鸣同志创作的第二部反映北京地区抗斗争的力作。第一部为中篇小说《激战灵山》，先是在《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上连载，继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部《西山抗日游击队》最初是以《红蓝箍》为名，以纪实文学形式在“档案大观”上连载，随后经过加工修改成为今天这部文学巨著正式出版。

这些年因工作关系与春鸣同志相识，又因工作关系得以优先拜读他的作品。凡与春鸣接触过的同志有一共识，大家发现春鸣同志的创作似乎有一个特点，均与档案工作有不解之缘。这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北京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局长，对档案资料的使用似乎近水楼台，更主要的是多年来他一直注意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采访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对数百万字的文章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当年的历史人物资料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筛选，可谓呕心沥血，从而得到创作的灵感。一般来说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但春鸣同志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虽源于革命历史档案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或口述，但又不拘泥于此，它融入了作者的许多内心情感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及对侵略者和侵略战争的厌恶和抨击。这些是那些靠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进而坐在小屋内闭门码字攒书的人们所无法比拟的。毕竟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与春鸣相识有8年了，我发现在很多地方尚需向他学习，譬如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是个多产作家。就《西山抗日游击队》这部书的创作，就展现了其较深的文学功底和广博的学识，也可谓厚积薄发。春鸣同志伏案疾书两个多月，每天在电脑前不分昼夜，一鼓作气、成功地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初稿的创作。一个月时间春鸣同志体



重减轻10多斤，就像大病一场，可见创作的专注和心血消耗之大。

通过档案史料进行文学创作，春鸣同志不是第一人。但是作为档案工作者注重对档案史料的阅读，进而消化，使之成为创作的素材，并将其转化成能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文化精品，应当讲，春鸣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也是为档案工作者弘扬档案文化进而对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拓展了更宽的领域。春鸣同志是档案工作者，同时还是作家，我们希望在档案工作者中涌现出更多的作家，也希望作家关注档案史料，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档案的利用开发做出贡献。

对这部作品，春鸣同志对我用一句文学的语言讲，“此书绝非虚构，但系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不可能完全拘泥于史料的本来面目，作品中的人物即便采用了真实姓名，也不是历史和生活中的本人了。春鸣嘱咐我，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捎上一笔，对号入座可能在所难免，但是一定要给作家以想象和创作的空间，它是文学作品，是可以渲染和创作的小说。

春鸣同志还有一个观点，“有些旧时档案的记载并不等于全部历史的真实”。因为那时编史修志都需统治者的监修，而有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史料记载中篡改历史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在利用这些档案史料时，如有质疑一定要细心分析研究、多方寻找其他材料予以佐证。如果不顾事实，而机械的一味照搬，说当时档案就是这么写的，这样记述的历史绝对真实，那就绝对差矣！我以为，春鸣的这个理论还是很有一番道理的。我知道，春鸣在查阅档案的同时，注意搜集民间的传说，同时对比野史资料进行分析，还不辞劳苦地亲自到其创作的作品中出现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踏勘。他不止一次攀登妙峰山、百望山，去过温泉、大觉寺、法国楼，到过冷泉、三星庄、黑山扈——当年“红蓝箍”队伍所走的道路，所驻扎过的地方，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研究成果。在历史档案的利用上，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春鸣同志重视“活档案”的搜集和整理，为了创作，他闻风而动，听到有关的信息马上就去采集。对于纪亭榭（小说中纪廷烈的原型）将军的采访就是这样。一开始，春鸣同志找不到纪亭榭的地址，一个偶然的机，我通过“档案大观”一位热心读者，得知纪亭榭将军所在干休所的电话，便告诉了春鸣同志。没有想到，当天他就想方设法与纪亭榭将军取得了联系，继而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和采访。

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与判断，春鸣也有自己的认识 and 观点。例如，对于“红蓝箍”这支队伍的形成与发展的提法，很多回忆文章讲，这是

由我党所领导创建的一支抗日武装。而春鸣则认为：这支队伍成立的初期，准确地说，应当是由我党参与创建的抗日武装，以后经过改造而成为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因为最初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我党的手中，虽然队伍中有不少成员是中共党员。对于赵统这个人物，春鸣在掌握核证了许多史料后，从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全貌的角度，对其功过是非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这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春鸣同志用这一力作纪念当年的战火硝烟，当年的风云人物，确实令人钦佩，令人鼓舞，同时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思索。可以讲，此书的出版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发生在我们这座古老都市身边的抗日故事，缅怀当年那些战斗在京郊抗日根据地，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无数革命先烈，进而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将是十分有益的。

是以为序。

郭银泉

2005年7月28日

(作者系中国档案报社副总编辑、研究馆员)

目 录

序 / 1

引 子 / 1

- 第一章 小偷小摸搅局 / 7
- 第二章 搭台唱戏为哪般 / 23
- 第三章 北平城求援 / 31
- 第四章 大娥奶的心事 / 37
- 第五章 主动上门的犯人 / 43
- 第六章 白羊城汤七爷出山 / 51
- 第七章 妓院打群架 / 55
- 第八章 重返青白口 / 61
- 第九章 兵败永安庄 / 65
- 第十章 斋堂川民众议抗敌 / 73
- 第十一章 落魄妙峰山 / 77
- 第十二章 难民代表冒死告状 / 83
- 第十三章 热血男儿踊跃加盟 / 89
- 第十四章 争地盘占山为王 / 95
- 第十五章 讲大义挺身而出 / 103
- 第十六章 夜袭功德林监狱 / 109
- 第十七章 游击队通过约法 / 115
- 第十八章 筹军饷炸开古墓 / 121
- 第十九章 黑山扈击落敌机 / 127
- 第二十章 鱼龙混杂趁火打劫 / 133

139 \ 百端一杀55率	章一十二第
147 \ 客来料和喜门	章二十二第
123 \ 震震集照集	章三十二第
16 \ 言开勇强必突	章四十二第
189 \ 震震式聚山街土	章五十二第
177 \ 口白青班班	章六十二第
281 \ 匪来暗总军	章七十二第
191 \ 界出天董	章八十二第
192 \ 烟转	章六十二第
203 \ 梁	章三十三第
115 \ 中	章一十三第
217 \ 水心	章二十三第
223 \ 堂	章三十三第
229 \ 士	章四十三第
235 \ "互	章五十三第
241 \ 运	章六十三第
245 \ 5	章



第二十一章 整军纪杀一儆百 / 139

第二十二章 鸿门宴吃掉来客 / 147

第二十三章 欲打黑枪阴谋败露 / 153

第二十四章 穷凶极恶展开清剿 / 161

第二十五章 焦土进山难友重逢 / 169

第二十六章 红蓝箍进驻青白口 / 177

第二十七章 八路军总部来函 / 185

第二十八章 阻力重重无进展 / 191

第二十九章 归八路赵统辞职 / 195

第三十章 进山途中遭绑架 / 203

第三十一章 暗中分庭抗礼 / 211

第三十二章 司令员语重心长 / 217

第三十三章 子弟兵进驻斋堂 / 223

第三十四章 魏国垣走马上任 / 229

第三十五章 白求恩“借警卫” / 235

第三十六章 闹摩擦难逃厄运 / 241

后 记 / 248

1 \ 第

1 \ 于 15

7 \ 同 谢 寒 小 俞 小 章 一 第

55 \ 勇 胆 武 敢 部 合 第 章 二 第

31 \ 甜 朱 甜 平 北 章 三 第

77 \ 事 心 的 段 大 章 四 第

44 \ 人 骄 的 门 主 章 五 第

18 \ 山 出 谷 小 寇 李 白 章 六 第

32 \ 架 梯 打 劫 劫 章 七 第

16 \ 口 白 曹 寇 董 章 八 第

28 \ 由 安 永 娘 吴 章 九 第

57 \ 荒 荒 众 川 登 宗 章 十 第

77 \ 山 峰 以 麓 苍 章 十 一 第

88 \ 告 告 开 智 秦 洪 另 章 二 十 第

80 \ 盟 成 双 福 儿 民 血 燕 章 三 十 第

92 \ 王 次 山 古 益 世 章 四 十 第

103 \ 出 而 良 娘 义 大 章 五 十 第

100 \ 疑 荒 林 密 亦 秦 章 六 十 第

112 \ 未 的 过 密 击 第 章 七 十 第

121 \ 葛 古 开 林 宇 章 八 十 第

127 \ 林 密 密 市 窟 山 章 九 十 第

133 \ 岳 岳 岳 岳 岳 岳 岳 章 十 二 第

引子

1936年夏天，北平城奇热。

杨文博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的藤椅上，手摇着一纸折扇，眉头紧锁。房门被敲了两下，他略略抬了一下头，说道：“进来。”

秘书夹着公文夹送来一封信，杨文博接过一看，是河北省政府的一位朋友派人送来的。拆开一看，不禁喜上眉梢。朋友在信中说，上峰已经签字，批准提前释放魏国垣。明天你就可以接魏国垣出狱了。

杨文博兴奋地站起身，冲门外喊道：“备车！”说罢，抬腿就往外走。他要把这个消息通知庞励。这个女人为了男人能够早日摆脱囹圄，几乎每天跑过来一趟。

刚迈出大门，杨文博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低头匆匆走来。这人瘦高个儿，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杨文博觉得眼熟，正在想是在哪见过，不想那人一抬头，两人目光相遇。那人反应很快，脱口喊道：“杨先生，您这是出门啊！”

“哦，是报馆的马大记者，这是去哪儿采访？”

“就是想到大兴府上叨扰。”

“不巧，我出门公干。你看到了，这可不是有意回避。”

“没关系。我就问您一件事儿。两分钟。”

“说吧。”杨文博站住脚。

“报馆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魏光汉（魏国垣的字）近日将提前释放。”

“消息灵通啊！我也是刚刚知道。”

杨文博这个人虽然是大兴县党部的头头，但是他做人有他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是在道上混，那就得认得“道”，得有道行。什么黑道、白道、红道……条条大道通罗马。道道相通，他对当前政局动荡很清楚，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派别人物轮番上台执政，保不齐哪一位明天是你的顶头上司；因而对谁也不得罪，对谁也是能帮则帮。一句话，



那就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对于魏国垣这个老乡，他觉得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不说魏国垣当过宛平县六区区长、七区区长助理，单是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人家鼎力相帮，让自己躲过一劫，就应当涌泉相报。换一句话说，自己能够在官场上有今天，有国垣的一份功德。再者说，这二年多来，他身陷囹圄，还不是因为乡亲们的事情，什么“勾结共党，包庇烟贩”，还不是为乡亲种点大烟打了个马虎眼，代人受过。

第二天一大早，杨文博亲自安排车到功德林，把魏国垣从第二监狱接了出来，径直接到大兴县胡同。安排在大兴县党部招待所住下。

魏国垣依然戴着紫框黑边的近视眼镜，虽然剃了光头，但发根已经泛出短短的黑茬。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双手合十，对杨文博：“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文博笑笑：“别来这一套，这没有外人。”

他不放心地问杨文博：“这是县党部重地，你让我住在这儿，合适吗？”

杨文博说：“这个地方保险，没人找你的麻烦。你要是到你媳妇家住去，先得到警察所登记，又短不了让那些人隔三差五的找你谈话，让你反省，敲你的竹杠。够你腻歪的。在这怎么也比她家要清静一些，亲戚朋友来找你、看你也方便。这个地方好找，好打听。你就先在这里踏踏实实的休息几天，好好养一养身子，恢复恢复体力。然后，你去哪儿，随你的便。虽然说，我给你担了保，但是我不管你的事儿，不管你的哪路朋友来，在这儿见面都没关系。这个你就放心吧。”

魏国垣拉着杨文博的手，感动地说：“烈火见真金，患难知友情。让我说什么好呢？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杨文博：“这话就说得远了不是，咱们是乡亲，是朋友。老辈子的话，不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朋友有难，不搭把手，还能算朋友？”

魏国垣说：“你也知道，我这人好交朋友，这么些年，要说各路的朋友不算少。以前自以为朋友遍京城，可经过这档子事，让我明白了，人一辈子能有一两个患难之交可不容易！”说到这儿，他若有所思，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二年半我没有白过，我受了罪不假，可我长了见识。我在里面‘面壁思过’，弄明白了不少道理。”

“哦”杨文博颇有兴趣，他为魏国垣倒上一杯茶，说道：“愿闻其详。”

“就说你我，咱们共过事，在一条道上跑过；如今您还信仰您的三民主义，为了您的主义奋斗。我呢，我钦佩您，可我实话跟您说，我不会给国民党政府干事了。话说回来，他们也不会相信我能够真心真意给他们干事了。”

杨文博感到失望：“我以为你要回头是岸呢。”

魏国垣补充道：“不过，咱俩老乡，是朋友，莫逆之交，人情大于王法，不是吗？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知恩图报的在多数，恩将仇报的还是个别。我决不会忘恩负义。”

杨文博本想劝魏国垣几句，可想了想，还是咽了回去，只说道：“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不管你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信仰佛教、道教、儒教，释迦牟尼、孔孟；信仰不同没关系，中国历史上佛道儒三位一体的时期，也不是没有；何况咱们，总还是可以平和共处吧？”

魏国垣笑笑，不置可否，没有再说什么。

杨文博知道，要让魏国垣回心转意，已经不可能了；他一转话题：“今天我为你洗尘，备了一桌。咱俩好好喝两盅，叫弟妹也过来……”

酒席上，杨文博问魏国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是回青白口老家，还是在城里找个差事？”

魏国垣回答：“这二年我们家里因为我的事，花费不少。不说是家道败落吧，也已经难以为继。你知道，我们哥儿几个现在虽然娶妻生子，可没有分家单过。这个家是受我的跌累了。我打算在北平歇几天，回家看看去，给老娘一个交代，也给我们老魏家这个大家庭一个交代。不能再让家里替我背着一屁股外债呀！”

杨文博点头称是，说：“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这三年来，为了你，哥儿几个可是背了不少饥荒。你是得回去，不说谢谢大家伙儿，也得有个表示呀！”

魏国垣和庞励正在收拾衣服，准备回青白口所用的生活必需品，忽听门房在外面喊：“魏先生在屋里吗，有客人求见。”

魏国垣撩起门帘，向外张望，就见两位身着长衫的青年站在门口。魏国垣扶了扶眼镜，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面。身材稍矮的青年自我介绍：“我们是受马建林马先生的托付来看您的。”

魏国垣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来人的身份，赶紧让二人进屋里说话，并让正在屋里洗衣服的庞励上街去买盒香烟去。庞励知道，这是支



使她出去，看看有没有人盯梢。她擦擦手上的水渍，就出了门。

魏国垣请二位坐下说话，并沏上了一壶高末。随口问道：“我正打算去看马先生呢，没想到他倒捷足先登了。”

矮个青年说：“我们不是马建林派来的。”

“那——你们是？”

矮个青年说：“我叫王一恒。”他指了指身边的高个青年介绍道：“他姓胡。”

高个青年上前，自我介绍：“胡敬义。我们俩是北平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委员特派员。”

魏国垣伸出双手，和两人分别紧紧握了一下手，心情有些激动。老胡朝王一恒使了个眼色，王会意，起身到门口望风去了。

室内只有魏国垣和胡敬义两个人了。胡敬义接着说：“党组织考察了你在狱中的全部表现。经市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恢复你的组织关系。”

魏国垣的目光注视着胡敬义，没有表示什么，显得很冷静。

胡敬义继续说：“市委决定，由你负责恢复宛平县委的工作，任命你为中共宛平县临时县委书记。你有什么意见吗？”

魏国垣略略一怔，问道：“原来的书记呢？”

胡敬义叹了口气，摇摇头，说：“你是说赵明亮？两年前，他被判无罪释放之后，行踪不定，一直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崔献方的情况想必你是知道的，他在狱中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出狱半个月就去世了。”

魏国垣沉默了，心情显得有些沉重。片刻，魏国垣抬眼看着胡敬义，说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恢复，也不是吹糖人。”

胡敬义说：“我们这次来，一是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二是将现在宛平县党员情况向你通报一下。同时……”胡敬义一边说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大婴孩牌的纸烟盒，抽出仅剩下的一支烟递给魏国垣。

魏国垣摇头，表示不要。

胡敬义说：“这是你以前从没有掌握的田庄、淤泥坑那十几个村的党员名单。”

魏国垣伸手接了过来，随即掖进了衣服缝里。

胡敬义接着说：“你们被捕之后，宛平党组织就陷入了瘫痪或者说是半瘫痪状态。现在，这个状况该改变了。县委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具体工作上级领导还要安排时间和你专门交换意见。”

正说着，就听到庞励和王一恒在说话：

“怎么站在这儿啊？”

“我出来方便一下。”

话音没落，庞励拿着一盒哈德门香烟，推门走了进来。胡敬义便站了起来，拱手向魏国垣告辞。庞励说：“刚来就要走，着什么急呀？先抽支烟，回头我给你们做炸酱面吃。”

王一恒做群众工作习惯了，不论在哪儿，都是见面熟。他对庞励说：“嫂子的炸酱面没擀我就快流哈拉子啦！可是今个儿不行，我们还有公事，不能耽搁。下回吧，下回您不给我们炸酱面吃我们就不走了。”

送走了党组织的特派员，庞励到院子里洗衣服。魏国垣坐在桌子前，随手抽出那一支香烟，端详了一下，将烟头的烟丝剥出来，里面是一小卷纸，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他想了一下，看桌上放着牛奶瓶里还有点奶汁，便用手指蘸了蘸，抹在烟卷纸上，很快，纸上显出了绿色的字迹。这时庞励撩开门帘，进了屋。国垣便将那张纸塞进了袖口。庞励发现国垣的表情有点变化，猜想可能与刚才来的两个人有关。就问：“刚才那两个人是你哪一路的朋友？”她知道，魏国垣交友广泛，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他说得上话的人。今天怎么啦？一向不动声色的国垣，怎么显得有些激动呢？

国垣没有回答庞励的问话，反而问庞励：“咱们认识的时候，可是有约法三章的，你不会忘了吧？”

“哪能忘了呢！行，咱不打听！”

晚上，国垣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入睡。庞励问：“想什么呢？”

国垣叹了口气，说：“唉，大意失荆州啊。说起来，大风大浪没出事，可就因为小河沟不留神才遭了这二年半的罪。”

魏国垣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

第一章 小偷小摸搅局

出事前两天，国垣就有一些预感。那天一大早，师永木跑来告诉他，说县长万仪到了八区斋堂，名义上是视察，其实是谭添元的儿子定亲请他喝喜酒。七区区长李富华和警察分所姓陆的所长闻风而动，今几个也跑到了斋堂村。

魏国垣听了没有言语，心里却琢磨：谭添元真有那么大面子，就因为他家那么点事情就能把县太爷从大老远的卢沟桥调到斋堂来？谭添元这家伙，老奸巨猾，说不定是怎么向万仪报告的呢？弄不好就是欲盖弥彰之计！

师永木见国垣面带疑惑，分析说：“斋堂川不少村闹哄说要喝谭添元家喜酒呢。万仪作为县长为了收买人心，借着到八区视察，也给谭添元一个面子，让八区的区长脸上有光。”

魏国垣不置可否，出了家门，奔村西口大庙，以区长助理名义给八区区公所的内线打了一个电话。没有到中午，斋堂方面就透过信来，说万仪这一趟斋堂川之行主要是让李富华和警察分局的丁局长陪着去沿河城。据说有人举报：沿河城有刁民在杏叶口北面后山上种了一大片大烟。

魏国垣对师永木说：“这才是万仪来斋堂川的真正目的。谭添元放的风，说是县长到他家喝喜酒，那是要麻痹咱们。这家伙肯定向万仪报告说，沿河城有坏人犯上作乱。我估摸人家盯着不是一天两天了，肯定说是抓到了一点把柄才报告的。”

师永木说：“老百姓种点那玩意儿，主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或是心口疼什么的，来上一口，救急。深山老峪，缺医少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垣摆手止住了师永木话茬，说：“事不宜迟，赶在万仪没到之前，找几个靠得住的人，把那地里的烟苗全拔了，一棵不剩，处理干净了，不留丁点凭据。不然，那几家可要遭殃了。”



师永木转身就走，说：“我这就去安排。”没有走两步，又停下来，问：“咱修造枪械的那几个人是不是也该转移？”

魏国垣说：“造枪的事情更要小心，你马上叫他们停下来，把那些机器和造好的家伙全藏起来。”说到这里，他进屋里和庞励要了件外套，对师永木说：“干脆，咱俩一块走吧。你处理大烟的事儿，我得去见一见沈阳兵工厂的三个师傅，给他们送点盘缠，让他们上沙城或者干脆回北平躲躲。”

万仪去斋堂果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行人马刚到斋堂区公所，他就下令：对沿河城那一伙种大烟的，一个不能放过。他吩咐李富华：“你们负责当向导，好好配合一下。丁局长要出马。兵分两路，两路夹击，一定要清剿。不能姑息，除恶务尽！”

魏国垣处理完人员遣散和善后事宜，在沿河城过了一夜。早晨起床后便打算到斋堂八区那里探探虚实，他想：万仪在沿河城扑了空，必然迁怒谭添元，认为谭给了他一个假情报；这俩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走在半路上碰见了三弟国祥。国祥是专门来找他报信的：七区警察抓了他家的长工孔祥褒和赵正望。这让魏国垣万万没有想到。

国祥说，这天孔祥褒在家闲得没事，和赵正望一道到“恒泰祥”杂货店转了一圈，顺手牵羊顺走了店里的几件衣服和一袋面粉。失主发现店里遭窃，转头奔了大庙，向青白口警察分所报案。当班警长二狗子接到报案，就决定到孔祥褒住处搜查。孔祥褒在青白口村是出了名的小偷小摸，不论谁家丢了东西，少不了他的嫌疑，何况这次有人亲眼所见他和赵正望进了恒泰祥。

这个孔祥褒光棍一条，家在村中街北面一个小胡同里，胡同口有一盘碾子。胡同很狭窄，只有孔家一个小院，组织上选择孔家小院为支部开会活动的秘密地点。小院门朝东，进院子是两间北房，院子西头压了两间小屋。支部活动就在那两间小屋里。

屋子很小，进门就得上炕，党员学习和开会全在炕上。赵明亮为了省事，把党内学习的书籍和会议记录本用过后就包在蓝粗布的包袱里，坐在炕上一伸手就够着房柁了，他就将包袱塞到了房柁上面。

警察分所和区公所在一个院子办公，二狗子问讯失主时让对面屋里的赵明亮听到了，他一见二狗子要出门，便油然生出一丝不祥之兆，随口问道：“嗨嗨，你们这是奔哪儿啊！”

二狗子回答：“查他娘的赃物去。”

“上哪？”

“孔祥褒家。怎么，你小子也想凑热闹？”

“区长没在家，正闷得慌！”

“那还不赶紧提上鞋，走吧！”

赵明亮连忙穿上鞋和二狗子与两位失主一道出了大庙大门。他是担心放在小屋里的文件和书籍，一旦让二狗子看见就可就坏了。

赵正望和孔祥褒自以为事情办得诡秘，没人知晓。根本没有料到失主已经报了案，更没有想到人家一下子就怀疑是他们干的。因此顺走的衣服和面粉就放在小屋的门后头。失主一进门，扭头一瞥，就发现了。人赃俱获，二狗子当即就将孔祥褒捆了起来，又在屋子里仔细搜查了一遭，一抬眼，看到了房梁上的那个蓝皮包袱，便要上炕去取。赵明亮一看要坏事，连忙打岔说：“人赃俱获了，还不赶紧带人回去写文书，磨蹭什么呀？赶紧回所里去吧！”连说带拉就将二狗子带出了屋。

二狗子担心同案犯赵正望闻着风声跑了，就随着赵明亮出了屋，可心里还是觉得不能就这么完结，出门时，从口袋里拿出早就预备好的封条，在屋门和院门上全贴上了。赵明亮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二狗子不会就这么轻易了结，他这是急着把人先看押起来，才没有彻底搜查。想到这里，赵明亮借口去解手，出了胡同口，上街奔南拐了个弯，跑到了“一元春”药铺。进铺子一看，魏国垣不在，崔献方也不在，只有高连勇看着铺子，他连忙告诉高连勇：“赶紧去找国垣，十万火急！赶紧把放在孔祥褒家的那个包袱皮取走。那里面有禁书和咱们党内的会议记录本。全烧了它，别让狗日的搜了去！”

高连勇一听，怔了一下，很快明白了问题的严重，他连铺子的门也没有顾上关，撒腿就往魏国垣家中跑。在国垣家门口迎面碰见庞励，庞励见他跑得气喘吁吁，忙问：“怎么啦？”高连勇将赵明亮的通知告诉了庞励。

庞励眉头一皱，说：“国垣上沿河城了，今天回不来。”

“那可怎么办？”高连勇焦急起来。

庞励想了想，说：“我看这事不能等国垣，干脆，咱们俩把那个包袱拿回来不就结了。”高连勇点头说：“赶紧走吧。”俩人一前一后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赶到孔祥褒的家门口。抬头一看，警察所的封条把门糊了个严实。“这可怎么办？”庞励有些犯难地说：“撕了封条怕有麻烦。”